

文學的視野

胡菊人 著



文學的視野

文學的視野

作者：胡菊人

封面：王司馬

編校：吳志標

出版：明窗出版社

發行：明報有限公司出版部

香港英皇道651號九樓

印刷：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書號：79CW05

1979年10月初版

印數：1—5,000冊

字數：200,000字

開本：1/32

定價：港幣八元（U.S.\$2.5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倒裝、損毀，請向經銷書店調換。

自序

查良鏞先生要爲我出一部書，我把過去所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文章，約三十萬字，結爲一集。最早一篇於一九六五年新生晚報「讀書閒筆」專欄上發表。其他曾在明報日報、明報月刊、盤古、現代文學等港台報刊上刊載，除少部份論詩的刊於一九七六年外，大部份都是一九六五——一九七五這十年間寫成的。

命名爲「文學的視野」，因這些文章都講文學，但與已出版的「小說技巧」、「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有點不同。後二者主要是論述文學的形式與技巧，且專講小說。本集牽涉範圍較廣、題材較雜，也就是視野較濶、較濫。若干文章還引起過論爭。

雖口廣雜濫，其實也可分清幾個部份。第一部份專講「新詩」和文字問題，將若干古詩與新詩作了比較研究，指出新詩幾個主要毛病。引歷代中國詩話，以見中國歷古作詩的要求，或是診治新詩的良方。其次從詩的語言，說到一般文字，在經過西化語法的「洗禮」

後，中文如何受到大破壞，再及於香港青年近年來中文大退化的現象和原因。關於美國詩人龐德之譯漢詩，以及對中文中詩的學習而產生意象派，如何影響於胡適寫「八不主義」，發起白話文運動，這種文化上的反芻，都屬於文字與詩此一範疇。

第二部份爲比較文學，「寒山詩僧的復活」講述寒山與美國「疲脫一代」的相承關係，此文出現後，研究寒山在台港蔚爲一時風氣。其次是荒謬劇與道佛思想相通相依的探討，一篇以華谷月筆名在明報月刊發表，一篇則在台灣現代文學刊載。析解世人目爲玄奧無理的兩部荒謬劇傑作「等待果陀」、「犀牛」的中心思想。

第三部份是論議作家其文其行，一是評郭沫若對杜甫其人的偏頗看法，一是揭露魯迅三十年代的「段生活」。此兩文引起的爭論很多，杜甫一篇承周策縱先生寫長文聲援，對本人的論點有所補充和修正。此文出現後還有一笑話，文化界有人說胡菊人寫不出那樣的文章，一定是徐復觀先生寫後以胡菊人名義發表。這件事令徐復觀先生深爲不安，一再口頭開謊。後來更向我作一提議，他有篇鴻文要用我的名義發表以爲補償。我說大可不必。杜甫一文，我怕鬧笑話，在臨三校印刷前匆匆請徐先生和牟潤孫先生看一遍。牟先生看了，只有一問題：「爲什麼引玉海？」徐先生答：「爲什麼不能引玉海？」牟先生意思是說二手資料不能引述。此外就無一語了。復觀先生倒是很重視，細校着讀，改正錯字和標點。他爲我加了兩句

話，至今記得：「藏就是防身，這不是分明說一面藏以防身，一面從事勞動嗎？」另一段話也加得很好：「並且，若進一步追溯，以儒家精神擔當政治社會的責任，以道家思想排解個人的富貴貧賤的利害關頭，這是從屈原以來，所有像樣子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的共同態度。所以杜甫的思想中儒中有道，道中有儒，並不能作什麼壞的解釋。」

此外其他段落，無論錯對，都應由我自己負責。

魯迅一篇反應最多，我甚至挨人天天斥罵達兩個月之久。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稱讚，其中夏志清先生在給劉紹銘兄的信中，大力推許。美國有間大學來信要編為參攷教本。日本京都大學的竹內實先生則在以魯迅為專題的公開講座中以本文為第一篇論題，對我的論點作了充份的介紹，並加以善意的批評。我對於朋友們的指正、鼓勵和幫助，衷心地感謝，其實我對魯迅是尊重和讚賞的，在「小說技巧」中我把他視為小說創作的模範者之一。而此三十年代的一段生活，重點是揭露一直為人掩飾和隱藏的一點「魯迅內心秘密」吧了。

第四部份共三篇文章，論中西文學的異同，文學批評的文字障，文學藝術的功用與目的，用了散文筆調，相當主觀，感情性重，非徒逞一時之快，實亦表作者有不得已於言之寸衷。諒以十年間這部份文章是獻於讀者之前，祈待指正。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

目錄

自序

第一部份

論新詩的幾個問題

一、文法的失誤.....	三
二、如何避免 <i>sentimental</i>	一四
三、實象、動感和象外意.....	二七
四、詩意之連屬和發展.....	四二
五、「啓夕秀於未振」.....	五一
香港青年中文大退化.....	五五
洋化文法之害.....	六五

文化反躬：中文革命與依薩・龐德

八一

中文之美與盲目西化之害

八三

龐德譯中國詩

九四

龐德與王國維

九五

中西之意象詩

九八

得其形而失其神

一〇二

附錄：答讀者問

一〇五

第二部份

詩僧寒山的復活

一〇九

附錄：寒山詩選 Cary Snyder 譯

一三五

荒謬劇與通佛思想

析「等待果陀」和「犀牛」

一四一

人生八苦・等待唯空

一四三

「犀牛」的涵義

一七二

第三部份

評郭沫若的杜甫觀

文革後的「樣板書」	一八一
郭沫若標新立奇	一八三
漢奸乎？投降乎？	一八八
杜甫與朝廷	一九六
杜甫的儒道思想	二〇二
杜甫出峽的「假斷」	二一三
什麼是「巴渝曲」？	二一五
關於嚴武及其他	二一九
所謂杜甫的地主生活	二二七
結論	二三八
魯迅在三十年代的一段生活	
被忽視的魯迅	二四三
魯迅九一八怪論	二四五
九一八到一二八	二四七

一篇演講和一首詩·····	二四九
事有不可對人言·····	二五一
詭詞知其所蔽·····	二五三
魯迅日記的疑點·····	二五五
可記而不可記？·····	二五七
補記、失記、毀記·····	二五九
魯迅：我要騙人·····	二六一
神州國光社與魯迅·····	二六三
杜甫和魯迅·····	二六五
教條主義害死人·····	二六七
許廣平可信乎？·····	二六九
「胡塗」的革命戰士·····	二七一
內山完造的身份·····	二七三
「荷戟尚徬徨」·····	二七五
劉姥姥閒話家常·····	二七七

「名士」與「門士」	一七九
情義勢的衝突	二八一
殺害思想的癌毒	一八三
附記	一八五
第四部份	
散論中西文學之異同	一八七
文學批評的文字障	二〇三
文學藝術創作的意義	二一五
文藝創作的原始	二二七
人之條件和尊嚴	二二九
文與藝的十字架	二三一
真實的見證	二三三
同源、同流、同歸	二三五
認識和認同之源	二二七
怔忡症及藥方	三二九

論新詩的幾個問題

一、文法的失誤

解除理性文法枷

美國人芬諾羅薩有篇文章「論中國文字的優點」，裏面說「我們譯中國詩，千萬別將我們的文法，加害於它。」不幸得很，在他說了這句話之後，不到幾年，中國人有白話運動，心中惴惴，作詩寫文，唯恐錯了西洋文法。芬諾羅薩於外國譯中國古詩加進西方文法爲之警戒，中國人做詩，竟用西方文法，害處之大，芬諾羅薩九泉之下一定萬分痛心。

我拿他這句話奉勸寫詩的青年，若要寫中國新詩，必先打破洋文法的桎梏。筆者引他的話，實是文化的「反動」。此因芬諾羅薩這篇文章，影響於依薩·龐的「意象主義」，依薩·龐的「A Few Don't's」一文又影響於胡適，啓發他提出「八不主義」，提倡白話文運動，近二十年港台現代詩人，既承受白話詩的餘蘊，同時又有一部份人接受「意象派」的洗禮，原是個大循環。

怎麼打破文法的限制？

「行走的人們，他們也是

向高處呼籲的火燄……」（馮至）

這是完全依西方文法的西化句子，指明人是行走着的，是現在進行式，是衆數，「他們也是」，是點明他們是這些行人，不是別的人（但上片語既有主詞「人們」，就不應再加「他們」）。即使清楚十足，卻太冗贅，其實「行人，是向高處呼籲的火燄」已經足夠。

打破西文法，就要揚棄「合於理性」的句子結構。無須怕別人指責，在文法上解不通。中國古詩大部份是現代文法解不通的。「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星星吊垂在天空下？月亮能湧着江水奔流麼？中文這麼自由的文字，平白加上層層枷鎖，多枉冤。一旦打破文法的「合理」結構，我們就知道，原來馮至那句詩可以不用「們」，用其他更有力的字以象「衆數」。「路上行人欲斷魂」，當然不指一人，而「清明時節雨紛紛」，「紛紛」當然比「們」字好，中文理原有很多狀衆數的字眼。因此，「行人，像向高處呼籲的紛紛火燄」，不加「們」字，必知衆數，且是更有「實質」的句子。我們發現一旦解除文法之枷，中文可以上下調動，各詞互換。幸而，台灣若干有識之士，近十年來在詩作中已免疫於早期白話詩這種西方文法病毒，嘗試還中文以自由。

五四時代中國的「精銳」知識分子，一板一眼在中文詩作裏套上西方「理性」文法，就在同時，西方的前衛分子，在其文化搖籃的歐洲，所走的恰恰是中國的反向路。

西方反「唯理主義」的運動，淵源流長，自浪漫主義即已開始。浪漫主義的精神，至十九世紀不發展到象徵主義，走至最高峯。象徵主義擴大了「內視」的世界，從浪漫主義的內在感情，進入到直覺、透視，想像得以深化，得以廣化。但反理知運動並未就此而止。

在蒙娜麗莎的唇邊加上髭鬚的達達主義，是反理性的極端。接着而來的超現實主義，一脈相承，亦反對西方傳統視世界事物為有秩序、和諧、對稱、合理的觀點。打破一切客觀的理序，舊的成規都加揚棄。西方的文法，是理知的、邏輯的產物，是按照一套理序、以種種互相制約的規則而建立的，正是理性主義的一部分，因此也在受反對之列。達達與超現實，把傳統句子結構的程式，擊破、撕裂，重新組合。不合邏輯的、不依成文規定的、沒有秩序的句法，使詩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白由。這種大解放，有歷史意義，已為西方所承認。

在那個時期，西方傳統文法已被歐洲新銳所丟棄，中國知識分子誠惶誠恐，從垃圾箱撿了來裝飾黃河大地上這個國度的新興詩文。

中國知識分子前期也在揚棄、在反叛，對象是本國的傳統。在新詩的創作中，反對舊詩的格律，以白話、以西化語序、以舶來文法，為武器。這誠然也是一種「解放」。但是，我

們不自覺，除去了中國舊有的格律的枷鎖，卻換來了西方文法的枷鎖。

這就不是真解放。舊詩格律雖然是束縛，但因為沒有嚴謹的理性文法，其間實亦有很大的自由。「十年生死兩茫茫」，如果一定要加上「十年以來」「如今已經十年」「已經有十年了」這些表現過去時態的字眼，即在現代詩中也是淡然無味，提供讀者想像的自由性亦因而大減。且西方文法使中文各詞互用的優點因而喪失。「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寒」「老」兩形容詞，用爲「動」詞，按理性文法，就是謬語。

西化文法淺例：詩與數目字

「西化」，是攻擊現代詩的通語，「西化」是自五四白話詩開始的。西化問題，主要出在語法上。五四的白話，其實不是中國的白話，不是宋小說、元曲、水滸、紅樓夢裏的古典白話，也不全是日常所用的生活白話。當然，若問真純的國語白話，祇有京片子的方言。但我並非指方言，我是說，這種白話是加上西文文法的。以馮至「北游」一詩爲例：

正如一人游泳在大海裏

一任那波浪的浮沉